

#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Infinite distances and countless individuals, all resonate with me

■文、图 / 朱松丽



酷热的夏季,每个人都离不开空调。我们办公室女生稍多一点,开空调频率和强度比较节制,有时候甚至不开,借着从敞开的大门飘进来的凉气和每人桌上放着的迷你电扇,也能营造一个可以忍耐的小环境。这门外的凉气,大部分来自对面办公室——那里空调是开到最大功率的,男生们怡然自得,女生们围裹着外套。每次走进我都要叫起来:这么冷!你们太不节能啦,开这么大空调有必要吗?男士们说,冷吗?不冷吧,再说这是中央空调,我们也控制不了太多,最多调个档,差别不大。也是,正如调侃所

言:如果空调有性别的话,极有可能是位男士,更能迎合男生的体感而非女生。但我也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为了追求新鲜空气,在空调运行的时候敞开窗户,热气汹涌而入,于是人们将空调调到最高档位进行对冲。这样的逻辑让我这个环保主义者备受煎熬。

办公室众口难调,家里是我的天下。一般情况下用风扇顶着,实在热得受不了才开空调,温度设定在27℃,甚至28℃。小凤凰抱怨说:“这一点不凉快呀!”我劝她:“不那么热就可以了,夏天嘛,总要感受一下季节的特点,这样才能锻炼我们的调节能力……再

说,如果大家都把温度调得很低,电力系统受不了,大自然母亲也受不了……”这种“大话”她大约也听腻了,把玩着手机一言不发。谢谢她的支持。

我住在三层,步行下楼时偶尔会遇到住在二楼的年轻人——健健康康的年轻人——等电梯下楼。不知道我眼神中的怪异人家是否能看出来,或许有点失礼。

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义愤表达:纽约的卡戴珊为了品尝巴黎的一道新式甜点,可以乘坐私人飞机一天之内打个来回,你却劝我多坐公交多走楼梯、少吃肉少开空调!听上去很有道理,我竟

无言以对。

梳理一下我自认为绿色低碳的行为——能为社会节能减碳带来多大贡献？答案是零，毫无疑问。我不想说什么积少成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大话，只想说，我这样做不是模仿某个榜样，而是因为我坚信这样做是对的（绝不意味着别人是错的！），我按照自己内心的呼唤和思考的方向行进，努力不受他人影响。如果说得大一些，或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保护环境与每个人都相关，这不仅指保护的结果，更指保护的过程。

我当然知道，在“活在当下”理念盛行的年代进行道德说教是危险的，所以必须换个角度讲故事。实际上，适度改变行为模式是个全球性难点（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大体是由生产者和投资者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主持了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气候意识调查，覆盖77个国家和87%的世界人口，共有7.5万人进行了有效反馈，结果非常惊人：2/3的美国人、俄罗斯人、德国人，73%的中国人，以及3/4的南非人、印度人希望看到更有力度的减碳政策和努力，更快地“转型远离”化石能源，这一比例在巴西、伊朗和意大利甚至达到90%。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不少减碳政策会影响生活成本或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时，他们的积极立场有所退缩。

这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一定要批评什么，只能说决策者没有向公众提供更

全面、平衡的成本信息。从科学角度看，如果能考虑到温升幅度超过《巴黎协定》所确定的阈值目标后的代价和子孙后代的福利，再考虑到产业转型后的国家竞争力，眼下的成本应该可以重新评估。遗憾的是，没有多少国家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得到的信息总是这样的：应对气候变化有成本，不宜操之过急。不少国家更因此削弱了气候政策，例如，工党胜选之前的英国、气候政策反复无常的美国。进一步说，全球大部分国家政府并没有为个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足够的实质性激励，单靠宣讲和自发行为很难形成能催生结构性变化的“气候”。

好的实践能给我们提供启示。就能源转型而言，新型电力系统将由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当家，其特点是波动性和间歇性，为了克服这个“先天不良”，目前采取的措施包括使用火电备用调峰和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出现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火电“并驾齐驱”的非理想现象。但如果居民的用电模式相应地进行某些调整，那么调峰调频的压力会显著降低。英国就实施了这样的政策：夏季周末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居民电价减半——因为这段时间太阳能发电出力最大——以此吸引大家留在家里而不是进行户外活动。同时，通过提供免费咖啡券的方式鼓励用户避开每天下午4—7点的用电高峰。这两项政策为居民节省了数百万英镑的电费。这是需求侧响应和经济激励的力量。

“物美价廉”的塑料制品在现代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但它们

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这些塑料产品直接来自化石燃料，是换了“马甲”的高碳产品，走进焚化炉后的产物之一便是二氧化碳。超市和商场实行塑料袋收费多年，效果不能说没有，似乎大家都习惯了，边际效用持续递减，但我很少见到哪个超市为拒绝塑料袋的消费者提供直接的鼓励——如建个绿色消费榜什么的，或在特定时候提供专属折扣，最多只能得到一句口头表扬。而当我自带盒子盛放散装物品，希望服务员称重前“去皮”的时候，得到的大多是白眼。

在外卖、网购统治日常生活的今天，一次性用品（以塑料居多）和包装废弃物随处可见。旅日作家毛丹青先生回北京探亲时，一个特别感受是，到处都是外卖。无论是去双井的乐成中心美食，还是望京的凯德MALL，几乎所有餐馆的取货架上的送餐包都比店里的食客多，这种场面甚至有些诡异。作为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扬光大的商业模式，外卖业如此发达到底好不好，不敢妄加评论，但由此带来的垃圾如山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要以为可以一烧了之，末端污染控制技术只能削减污染物，对二氧化碳排放无能为力。

在国外甚少见到这样的景象。2023年9月，我在德国波恩逗留了一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大楼的餐厅因为疫情影响关闭了，每天中午大家纷纷下楼解决午餐。几个小型餐车停靠在街边，干净明亮。一份三明治、一杯红茶，在暖暖的初秋阳光下享用，感觉也不赖。在那里，

我真的没有见过一次外卖服务。记得某天黄昏,我在旅馆外溜达,身后响起了自行车铃声,闪身避让,一个大男孩骑过去,后座上放着一个看似是外卖箱的黄黑相间的大盒子。他很快骑远了,但不忘回身点头致谢(或致歉)。傍晚时分,各种餐馆人满为患,桌椅拥挤地插插地从室内摆放到街边,下小雨都阻挡不了他们和友人吃饭聊天的热情。英国人的说法或许可以解释这种场面:每一个临街商铺背后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大量商铺的关闭意味着一个阶层的式微,这无论如何都不是社会进步的方向,所以他们有意识地控制电商平台的发展。

确实,互联网平台和电商一方面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多污染,同时消灭了大量就业岗位(尽管也造就了快递员这个所谓的劳动力“蓄水

池”)。众多大中型商场一夜之间倒闭,街边小店大量凋敝,社区小贩苦苦挣扎,一般餐厅纷纷转向以外卖为主的营业方向,对现场食客不免有所怠慢。蜂拥在收银台前的通常是戴头盔着护膝的快递小哥,而不是真正的食客。人们只要猫在家里等着货品餐食从天而降就好了,不必出街消费,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只剩下风驰电掣的送货员。

作为消费者,选择网购无可厚非,因为它不仅便利而且实惠,况且国家也鼓励这种消费方式。2024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要求“推进餐饮外卖点单和配送智能化升级,鼓励根据历史订单、饮食限制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无人配送。”如果说在这个既定发展方向上需要做些什

么调整的话,我想,本着最基本的环境经济学原理,环境外部性还是要在价格中得到体现,价格低廉说明很多因素被忽视了。

最后还是想做一点道德说教,请原谅:网购时代的个人便利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大自然母亲的沉重负担和快递小哥的辛苦劳动之上。宅在家中等待电商送货,我们失去了欣赏春花秋月、陌生人的微笑、大街上的烟火气以及更多美好的瞬间。过于依赖电商,我们无法正视日常生活的真正价值,无法抵抗消费社会设下的种种陷阱。摆脱一点点对电商和快递小哥的依赖吧——哪怕仅仅是一次下单多买几样东西而不是一样东西一个单,你的生活会更条理化一些,身边和远方的世界也会因此更安全 and 美好一点点。📺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

